

敗却又不行從實具奏聞之彼處差來人員陣亡軍人搶去官馬俱多隱匿不止所報之數鎮巡所奏亦皆據將官所呈而言耳

朝廷設重兵以保邊境今若此焉焉用將官為哉已該總制尚書王瓊參劾前來兵部題奉

明旨將杭榷罷黜趙鎮調用外事雖在於一方而實關係全陝利害今套內數萬之賊奸謀周測河西莊涼等處大虜壓境若使各鎮將官俱似此輕率怯懦將來地方之患殆有不可言者雖有

旨行巡按查勘恐其似往年勘報邊情動經年歲人無警

策合無差給事中一員領

勅星馳前去會同新差巡按御史親詣寧夏地方廣詢傳訪從實查勘務見入寇之賊的有若干接戰官軍若干殺傷官軍的有若干搶去馬匹的有若干將應參官員指實奏

請從重究治仍

勅兵部將該鎮總兵副總兵參將官就近務選謀勇憤懣者更代庶得紀律一新寇賊知警而兵民有賴不致失所矣臣又切見寧夏一鎮孤懸河外密邇賊巢夷漢雜處最難控制自真鑄叛亂之後元

氣未蘇重以慶廢人台法之忘地方多事兵民困苦已極為守臣者正宜緩刑薄斂省事惜費近聞管糧僉事張崇德嚴刑以戕官軍科罰以興工作指揮千百戶等官小有過失非法投夾置之通衢有即時笞死者有死於牢獄者以致怨聲載道怨極生變乃事理之所有者往轍具在下可不慮也當此地方荒歉兵民困竭之時災異疊見臣下正當交相警省

皇上屢降明旨推欲愛養民力而於邊方尤加之意寧夏鎮城自有按察分司舊官所居未嘗敝漏却將真鑄舊府第改建分司役使軍夫於賀蘭山採打木植燒造磚瓦一月有餘動撥官軍防護勞費不貲夫官軍本以應敵令其供防護之役以成脩理衛之事可乎賀蘭山乃天設險隘在山樹正欲茂密以遏賊騎奔衝近年官豪軍民任意砍伐以致空疎賊馬易為出入官司正當嚴禁本官乃行撥夫砍伐以致官屬下人乘機伐取不啻數倍自撤其險何以為守又聞建造生祠塑貌其以若所為似不復知有禮法者矣合無行令差去給事中併將本官前項違法事情一體查勘

參究吏部急選公廩老成官員速去更代出納
錢糧稽察奸弊以收邊軍之心以養官軍之氣
此極瀆救焚之急務也及照巡撫都御史程鵬固
亦風力任事官員但其到任未及十日即將本官奏
保旌異蓋限於不知也其後訪知其惡聞其追悔以
薦舉在前不敢復加參劾夫始聞其才而薦之後
知其有過而劾去之正大臣體國之義而乃避賢
以養患庇惡以殃民亦安能辭其責哉臣於張
崇德未嘗相接無有睚眦之怨直以歷官陝西二
十餘年三任總制提督軍務官又嘗奉

命專制寧夏故於彼處地方事情知之最直視官
軍疾苦如切己身故懇切言之亦欲防地
方之患於將來也謹題請

旨

上報曰覽卿所奏足見籌邊至意主副將官不可
久缺兵部便於附近推舉堪任的各兩員
來看奏報內事情隱匿不真還差給事中
一員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查明具
奏處治寫勅與它張崇德為罪多端若聞
勘問必百計營為掩過求免錦衣衛選差

或千百戶員齊駕馬帖去先將他拿獲送回
原等處牢固監禁候差去給事中到日一
併會問明白奏聞重治都着上緊去該
衙門知道

論用人奏對嘉清八年

臣某等謹

題切見霍韜奏疏所論用人要將胡世寧改掌都察院
誠為有見蓋風紀之司必如世寧剛介骨鯁乃為稱
職初擬刑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因都院有先後之叙
恐似左遷亦霍韜奏中意也

聖意命加散官兼左都御史尤為崇重但欲以王時中改
刑部則恐未宜時中歷任宣撫寧夏諳曉邊務
自擢兵部以來亦未嘗悞事一旦改之恐非人情
所堪且人之才各有所長王時中邊務乃其素習

而刑名非其所長今若以兵改刑是違其所素習而
試之以非所長之事也臣等不敢擬改之意蓋為此
耳况官必久任乃可責成故舜命九官終身不易周
卿六職不聞叙遷法制素明人心素定則職業自
舉而治功可成矣今兵部教年之內四五易人更代
不常官如傳舍恐非圖治之道且霍韜亦稱王時
中介潔雅重得大臣之體果如是則兵部尚書固
亦可用人矣臣等昨所議奏國王時中不宜輕動故
於王瓊不曾計度夫瓊之善與惡國人之知天下
知之臣等未敢輕議但彼初脫軍役為民感荷

天地生成之恩不淺淺矣而遽欲大用之未審公論之在天下
以為何如也此等舉錯關係不輕臣等所見未同不
敢率易附和名教之罪况王瓊近日有本奏辯功
罪該衙門尚未覆奏待其奏覆如果有功無罪
聖明別為裁處及照桂夢霍韜皆盡忠為國之人近所
建白多切可行其薦王瓊非出阿私亦各有所見
而不自知其是與否耳自古雖賢臣之言不能無
失

人君亦惟擇其言之當者急為施行其未當者要在稽於
衆而審處之可也伏惟

聖明加察

論勅廣西八寨奏對 嘉清八年

臣某等謹

題前日

發下兵部所覆王守仁勅廣西八寨賊本已經擬
票將各該有功鎮巡三司等官量行賞勞其餘人
員待巡按御史造冊陞賞未蒙

俞允績又擬票止降

勅獎勵王守仁其餘仍候巡按查勘至日陞賞惟士
官彭明輔遠調漳鄉屢建奇功賞典功不加將

來難以調遣思田新附盧蘇王受既能改過出力
不可全失其心及少保桂夢秦薦王守仁果能成
功古云薦賢受上賞故臣等從兵部所擬將桂
夢亦行賞勞以旌其忠此皆究竟利害參酌事
體而言豈敢有所偏私茲者欽蒙

御筆批改這捷音近於誇詐有失信義思威倒置恐
傷大體但各洞徭賊習亂日久亦不可泯王守
仁姑寫勅將獎勵欽此臣等恭讀教過相顧駭
愕誠不能窺測

聖意切謂八寨之捷以為有功則當速加賞賚不宜

更加詰責若如

聖諭以為有失信義恩威倒置王守仁方被罪之不暇而何獎勵之有但廣西大藤峽徭寨之賊自天順至成化初年劫掠兩廣地方至於湖廣亦被其害幸賴

先朝命都督趙輔都御史韓雍統領大兵數萬破其巢穴遂改大藤峽為斷藤峽地方稍得安堵不然彼時已無廣西廣西既破廣東豈能獨存四五十拾年以來以此賊生齒漸繁恃其險阻稔惡益盛不時剽掠州縣流劫鄉村殺害

人民不可勝紀守臣歲歲用兵曾無寧日及今不為勦除數年之後又如天順末年之勢用力加數倍夫茲者王守仁假湖廣便道之師用思田新附之衆稽合衆謀兼收群策一鼓而破其巢穴誠足以懾服徭獠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功實俊偉此非兵部之私言亦中外臣工之公論也及查得本官前此已嘗具奏兵部節該題奉

欽依是便與行王守仁即令督副總兵叅將等官分投設法相機功勦務將各寨徭賊擒斬盡絕

以靖地方欵此即是則本官此奉固嘗請

命於朝

皇上已許之矣彼烏言獸面之徒固非信義所能結而屢撫屢叛其罪在彼而責不在我若無兵威臨之則思為徒狎賊終無所懲創而地方終不得安矣

朝廷亦安忍惜此數千叛賊之命而不為兩廣兵民千萬人久大之圖乎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故遣將出師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閩以外將軍主之進止之機蓋不中制今既付王守仁以專征之任而又沮其成功兵部以本兵之責而又疑其過聽臣等任忝股肱職親密勿凡所擬議復不見信雖

陛下英明

天授勇智風成而四方萬國九夷八蠻之事豈皆一周知固亦難於專主若不信守臣不聽大臣而一以聖意裁處萬一有失破壞地方大事則臣下皆得以辭其責恐非

社稷之利也倘或

皇上別有所聞則宜令其明白開陳下之該部以憑

衆議可否

上請定奪如是則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矣臣等
受

思深重不敢不披布腹心切謂斷藤峽勒賊之事乞照

臣後次擬票

發出施行倘

聖心終以為疑則併王守仁亦不必獎勵止云這勦平徭
賊功次還行巡按御史查勘明白分別次第
造冊奏來以憑查議陞賞如此庶幾圭角不
露人心亦不致大為警駭矣臣等所見如此

御批并該部本俱未敢發封

上伏乞

聖明再為裁處發示臣等欵此施行謹題請

旨

論言官周延奏對 嘉靖八年

臣某等謹

題前日

發下給事中周延本臣等擬

旨亦欲重加罪責但以

朝廷方下

詔求言無言官納忠之路故止加切責欲

聖明從寬不究昨日欽奉

御批命吏部對品調出外任臣等三人相顧駭愕欲執

奏然後思之王守仁事

皇上已命吏部會議自有至公至當之論周延乃敢輒
先肆論狂妄輕率誠為可怒名為納忠實有
市恩邀譽意外補已是從寬亦足懲戒將來
謹已欽遵票

進而臣等之心實有不自安者蓋以

皇上因灾異脩省引咎自歸且

責諭科道令其有言今若因此一事將周延點調恐其

因而相戒以言為諱雖有忠言讜論誰復肯為

朝廷言者周延一人誠不足惜其於

聖明從諫之量不無有干求言之

旨不無少背雖奉

聖諭不許以言為憚小臣方畏罪之不暇誰敢輕犯

雷霆之威哉且自古巽耳之言易從逆耳之言難受

於逆耳難受之言而曲容之乃為

盛德勿謂

成命已下不宜輒改自古聖帝明王因臣下有過而罪責之

旋因有所感悟而收復之者多矣冊史書之以為
美談

皇上近年於給事中衛道御史魏有本亦降有熱調之
旨而復留用中外臣工傳誦之至今合無容令臣等以前
意公進一言伏乞

俯垂寬貸將周延重加罰俸免令外調夫始因給事中
進言之狂妄而熱之繼因輔臣之論救而留之
則於罰罪宥過之道兩全而不悖仁之至義之
盡也臣受

皇上股肱心膂之托豈敢專為巽順而茫無匡正之言
故敢先以密疏上

聞伏候

諭示以為進止

上報曰卿等以朕不當責調周延自違求言之意卿等
非為延亦是為守仁耳前者許胡明善保薦之
意朕求利民益治之言未求損治壞民之言周
延謂守仁學正真譏朕無知是遵守仁之所行所
用大壞人心之學是可歎否歎如言官有忠言
讜論自說出無不可者如懷私賣直自覺弗
安者不以朝廷拒諫責言為塞而無可指者

卿等所奏朕欲勉為述答未克於是卿等
勿以已奏不敢票指當擬票來行庶卿等
之忠不被尔幻君所泯論

論祀山川壇奏對

臣某等謹

題今早欽奉

御札二事仰見我

皇上敬

天事神法

祖垂

訓之意

宗社生民之福也臣等伏覩

皇明祖訓內一條風雲雷雨師山川等亦必敬慎自祭

勿遣官代祀蓋

人君為

天地百神之主故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自舜禹以來率由

是道近年祀

天地祭

社稷享

宗廟皆

鑾輿親出行禮

山川壇以其在都城外夜出不便多遣官代祀亦由
襲而為之非

制也夫調和晴雨禦災捍患

山川之神實主之故成湯之禱于桑林宣王之靡神
不舉皆為民祈福况歲時之祀

固有常典乎

皇上降旨禮部諭以

親祀之意最為合宜禮部別無他議惟當具儀注以
聞至若

文華寶訓一書

憲宗皇帝親製以授

孝宗曰進學曰養性曰厚倫曰明治四者帝王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具載于此至於總論分言
本末兼備條理繁然真可與六經相表裏彼
唐之帝範宋之承華要略可豈彷彿其萬一
哉當時以其專為教

儲君而作故未嘗刊布然

儲君他日御極臣工之所欽若萬民之所從又皆不外是
正宜昭示四方豈可獨藏之

秘府而已

皇上今命司禮監刊梓傳布又

親製序文一篇文詞古雅義理明暢其

續承

先烈之孝

岳裕後昆之仁可謂至矣指日

前星炳祥

震宮毓德由是以求帝王之學昭

祖宗之休億萬年太平之業實基于此矣臣等不勝
慶忭祝望之至

論青羊山賊奏對嘉靖元年八月

臣某等謹

題切見山西青羊山賊首陳卿招集亡命逃避山澤恃其
父兄弟姪據險稱兵張打旗號編勒部伍流劫
鄉村殺人放火擄掠財物甚至剗剔嬰孺屠戮
商旅嘯聚將及數年

皇上仁同

天地節因守臣之奏以赤子無知盜弄兵革情有可原雖用
兵防禦每令撫勦兼行不欲專事於勦各賊不
知悔過自新乃敢拒敵我師傷害指揮等官

三十四員殺死軍民人等不下千百罪惡至此已不可赦矣而

聖心暢然猶欲開其自新之路揭示黃榜遣人招諭聽其解散下山許以不死且諭以目前若有誣招屈陷情由許其奏訴分理

曠蕩之恩聞者感動而各賊執迷不悛既不將脅從之人發遣下山亦不肯將先次敵殺官軍首惡免犯綁縛送官陽順陰逆以緩我師彼蓋自知罪大惡極無可生之理而我則養癰畜虎示自弱之刑此智士之所以灰心而勇夫之所以解體也

夫好生者

帝王之德不殺者

神武之威然寇賊姦宄帝舜不能廢大辟之刑顛越不恭盤庚不能無殄滅之令庚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賈自不畏死罔敢讞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漢高帝入關除秦苛法而約法三章焉殺人者死殺人及盜者抵罪秦民大悅而漢以興由是觀之他罪可免而此三者不可免也今日若惜陳卿父子一家及在山數百人之命而不加誅勦則彼所

傷殺之人何止千百獨非命乎所劫財物不可
勝紀何止越人千貨乎近據魯剛奏稱據河
南分巡僉事溫濡報稱本年八月初十日宣時
有賊首陳卿等自大綻口擁衆排山侵犯鄉
夫居民奮死把截各賊聲言要大聚人馬不
日橫行又准巡撫都御史常道手本開據分
巡僉事陳大剛并潞城壺關黎城等縣各稟
稱本年八月十七日各賊糾衆七八百名張打旗
號或數百名出沒搶擄飛報強賊一日之間
在於兩縣地方擄掠人民搶劫財畜觀此則其

狐鼠之志未忘而鴟張之勢猶在也今山西河南
兩省官員叢集軍馬輻輳然猶未聞揚旌伐
鼓直擣其巢者豈真力不足哉蓋自御史穆
相主撫散之議山西官員為所牽制不許殺
賊始則惑於通判楊良臣之言後又撓於監
生李克紀之策此二人者一往一來但為賊徒
遊說而賊勢日驕我兵日屈且楊良臣之
通和一年有餘李克紀之招誘亦半年之上何
嘗有尺寸之效徒以虛文搪調此等之人與
賊何異而欲倚之以成功哉切謂此賊其初

嘯聚殺人劫財之後若能聽從撫馭囚首
軍門束身待罪猶可赦也至於敵殺官軍
與謀反無異罪在不赦而

朝廷猶欲原之既乃怙終不悛敢拒

王命覆載之所不容而猶執撫之說以破進討之謀
誠恐縱天下之亂誨天下之盜必自茲始矣倘
或民窮盜起不逞之徒以潞城為得崇弄兵
搆禍焚燒劫掠戕我軍民飽取財物滿其
所欲而後出聽撫之計以自全天下雖欲
不亂得乎此請都御史常道屢言之而沮

不得行後御史符陽又極言之兵部覆議荷蒙
采納命魯綱會同兩省巡撫議處進兵衆心稍快伏乞
皇上下奮乾剛力主進勦之議以神

國威勿聽招撫之說以墮賊計申

勅總兵官魯綱都御史常道潘垣督率三司官員主
客兵馬趁今草木黃落之時先將通賊要口
嚴加把截斷其往來然後分道并進兩路夾攻
務擣其巢使無遺種兵力不足則為添兵
糧餉不充則為增糧選擇三司官員知兵
服武者隨宜委用若大兵臨境賊徒舍棄

軍器赤身下山即係脅從畏死即送彼處官
司審放寧家亦無濫施屠戮大抵非霜雪
無以為養非摧折無以為思撫勅並行之說
至是或可用也臣等又慮兵貴節制權雖專
一今兩省巡撫各率其屬臨期調遣未免有甲
可乙否之分魯綱雖為主將亦恐未能專制
必須暫足

命文臣一員提督庶得易於成功合無

命吏部兵部在京九卿衙門堂上官內推選重臣一員
前去提督兩省軍務鎮巡三司以下官員悉聽
節制其責任一如陝西總制事例事寧具奏回京
是雖一方之賊情實關天下之利害宇內安危
視此一舉此機一失貽患無窮臣等忝任股肱
不敢不為

陛下詳陳之謹題請

旨

再論青羊山賊情奏對

臣某等謹

題臣等前日擬票兵部覆題地方賊情本欲添
官軍着落山西河南巡撫官乘時會兵進

勦及將逆賊先後情罪并今當勦緣由具題
上請定奪昨日欽奉

御批這山賊恃險構亂擾害地方本因撫按官不和不能
早擒致被屢諭不悛復又糾集衆多然為首
不過陳卿父子今雖調集各處人馬恐後不濟事
都着掣回常道并該州知州着吏部另推才
能濟事前去更代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
自定議處奏來不許仍前彼此相抗致誤事
情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聞

命相顧該悞心有未安切緣陳卿本我編氓叨生遭世
非夷狄蠻貊之比乃敢鞠兇恃險構亂已經數年
流毒不止千里始而散掠鄉村殺人劫財繼乃敵
殺官軍綁架職官

皇上屢令撫勦並行招諭之
旨至再至三好生之德有同
天地乃敢怙終不悛抗違
王命罪大惡極

王法之所必誅然以全省之力制一隅之賊所以久未殄
滅者蓋因各官所見不同常道之意主於勦
穆相之意主於撫屬官觀望不肯用心

皇上以為撫按不和所致誠是也而今此賊自知無可生之理而在我亦無可撫之道矣伏觀

大明律內一款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知情故縱隱藏者絞若逃避山澤不服追喚拒敵官兵者以謀叛已行論又人命律凡謀殺人造意者斬從而加功者絞聞毆殺人故殺者斬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今陳卿等之謀叛殺害指揮等官三十四員何止拒敵

官軍乎殺死官員軍民人等數多何止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乎是可赦也孰不可赦也夫人君之所以立國也以其有紀綱耳若此等逆賊縱而不誅是無紀綱也豈有廢紀綱而可以治天下乎宋元之末盜賊初起當國者持招撫之議其後盜賊益起雖欲兵之而力已不能迄於亡國故我

國誠意伯劉基所著郁離子有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

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仰善者曰弱以消惡者犯而從之矣誠確論也使潞城之賊得遁於誅恐各處寇賊奸宄聞之效尤而起殺人劫財飽其所欲不得已而後聽撫則良民何辜律令何在是安得有紀綱乎今已

命將調兵兩省之人豈足以望賊平可保家室無故而又欲掣回兵馬易置重臣徒快賊徒之心且喪良民之氣臣等切觀

聖諭中有用心設法撫勅之文則知

聖明必有遠慮決不出此也伏乞斷自

宸衷恭行

天罰先將兵部所奏發出使百官知

上意向不生疑慮仍乞

俯從臣等所議

簡命提督大臣一員節制兩省會兵勦殺不恤叛賊數十人之命而可以保千萬人之生不許一時之勞而可以弭將來無窮之患

皇上倘以為臣等三人之論恐他人所見不同乞將臣等昨日所奏下之兵部會集大臣科道從長議處

賊之當撫當勦兵之當進當掣必有至公平
之論若有高見遠識之人能力主罷兵招撫
之策保無養寇招亂之患亦令其明白開陳
上奏以俟

聖裁一併會官議處施行則他日責有所歸矣而今日
之言不敢不盡及照該州知州既曾為賊所執
失身辱命欽遵

聖諭命吏部擇人代之可也若常道必待設有提督官
責任有託方可別議今正當進兵勦賊之
時而遽更易之則凡任事之臣人人辭體似

非所宜臣等繆膺重任若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
盡皆為不忠謹將昨日所奏重寫具官一本併此
進呈伏惟

皇上采察謹具題請

旨

再論青羊山賊情奏對

臣某等謹

題昨日發下兵部覆奏河南地方賊情本內備造參
該巡撫等官具奏擒斬首惡賊犯撫散脅從
人口用兵日期進止方略要乞將各官先行溥

加

恩典以酬勞勛但又稱近該兵科都給事中夏言等具
奏要候本官通勦明白逐一開款造冊奏繳議
處定奪臣等切照青羊山賊盜恃險為亂多
歷年所其後常道為巡撫歷陳進勦之奏蓋
亦法所當然但無預定制勝之謀輕與交兵輒
遭挫敗此其罪有不得饒巡按御史穆相乃
專主撫散之說禁人殺賊其意雖佳然不知此
賊之兇頑非文告所能招致而其敵殺官軍
之罪則萬無可赦之理

皇天恩德如天屢降

明旨必曰撫勦並行未嘗專令其勦而各該地方官員
亦皆兼用撫勦之策未嘗專事殺戮顧非
霜雪無以為春非摧折無以為思必先臨之
以兵威而後可開其自新之路則脅從自然
解散首惡自無所逃今日一舉是也前此經
年不得解老師費財貽患地方大抵招安之
說誤之若今三四月間早如近日行事則靈關
黎縣潞城地方不至重罹殺掠之慘矣柰何
撫按之見不同屬官遲疑顧望坐失機會而

李克紀楊良臣輩又以招安之說沮撓其間以致賊徒蔑我官軍不能入山愈加恣肆時出剽掠兵部因見事久無功乃因給事中孫應奎御史蔣賜等具奏方終請

命都督魯剛統兵會合山西河南官軍征勦魯綱師出猶豫不能成功誠如所劾然劇賊警潰下山諸軍易於擒勦未必全非其揚兵之力也若以大張官軍虛聲致賊驚疑以為其罪則兵家所謂先聲後實者非歟况其所奏部下擒斬不過二十餘人而招降之數為多則固未嘗專

恣殺戮也臣等切謂此舉乃四方觀望之日兵將激昂之機若必待再勦然後行賞則人心懈怠士氣消沮非所以示勸於將來也及查夏言原奏亦謂常道魯綱為有罪宜黜罰近日進兵機宜平盜方畧盡出都御史潘墳經畫而副使程瓚牛鳶楊朝鳳陳大綱等皆有功可錄宜加陞賞其區別亦已甚明故臣等擬票除常道魯綱外

請

勅獎勵潘墳并王應鵬等俱各量行賞賚其餘有功官軍則速其造冊具奏陞賞蓋欲人心有所

激勸庶幾將來可以調遣伏乞

聖明裁處謹題請

旨

論作養人材奏對

臣某等謹

題查得諸司職掌翰林院正官學士一員侍讀學士二員侍講學士二員屬官侍讀二員侍講二員史官脩撰三員編脩四員檢討四員詹事府詹事二員少詹事二員左右春坊大學士各一員左右庶子各一員諭德各一員

左右中允各二員左右贊善各二員司經局洗馬二員除五經博士以下等員不常署者不開外議得館閣之職乃儲材之地前世將相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數仰惟

我

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材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

命編脩張唯等十人入

禁中文華堂肄業

召宋濂為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

評優劣

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選取新進士中材質英敏揚相王英王直等為庶吉士并脩撰曾啟等共二十九人俾就

文淵閣進其學供賜甚盛

列聖相承按為故事每遇開科間於進士中選其俊異者如甲申制讀書中秘以儲養之前後得人為多柰何近年以來

內閣大臣未必人人體

國法意固善而行之者日弊選取未必皆私而留時亦或不能盡出於公且所教或非其道所成未必得人作思立黨於

國無益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夫道宜通變法貴可常豪傑之士固不待教而興輔相之儲豈必惟文是事

臣等仰惟

聖諭今後必選留只着一體除用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正的吏部訪奏收入翰林以補擢用誠得其道無容議矣但照翰林院原設侍讀侍講各二員

脩撰三員編脩檢討各四員近年收用庶吉士
及陞選者大濫講讀脩撰或至十四五員編脩
檢討或至三四十員溢於常額亦或有一官全
缺如今檢討全無一人亦非經制且官無定員吏
部何從作缺推補皆非可久之法合無於職掌
外侍讀侍講脩撰編脩檢討等官俱量增數
員著為常額不必過多除每科第一甲三名有
缺銓註無銓添註外聽吏部照各衙門事體
遇缺推補編脩檢討許於在京主事給事中
御史評事中書舍人行人博士國子監教官在

外推官知縣府州學子教官及辦事一年以上進士內
侍講侍讀脩撰除照常於年深編脩檢討遞陞
外許於在京郎中員外郎都左右給事中寺正寺
副太常光祿太僕寺丞在外同知知州通判內務
各從公推訪果有士行卓異學問優正的陸續
奏補其學士詹事庶子諭德贊善洗馬等官
照舊於講讀等官論資序遷兩京并在外官
員果有學行純正堪任者亦合遵前奉

欽依許吏部問或查訪推用中間若有不稱職或才宜別用者
俱許吏部論資外補如此則事體畫一經久可行而

永永無弊矣奉

聖旨卿等既擬議停當侍讀侍講脩撰各添一員編脩檢討二員著為定例不許增益太甚其餘著實舉行欽此看得吏部所奏臣等反覆參閱首引我

太祖

太宗之制蓋謂

成法之當遵守繼言近年內閣大臣之弊則以時政之當變通議論周詳蓋欲廣

皇上立賢無方之心以定將來用人畫一之法雖補偏救弊不為無見而矯枉過正亦或難行荷蒙

聖明采納臣等夫復何言但其間所處有稽諸物論不能盡諧者臣等任忝股肱忝參與謀議不敢不為

皇上言之切惟翰林清華之地館閣禁密之官其為職任比之百司經筵勸講啓沃是資豈薄書粗才所克勝堪史館編摩是非攸係豈刀筆俗吏所能了辦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之初庶事草創用人惟才是取不拘方類不限資格而於翰林之選則慎重之乃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有庶吉士之稱至洪武癸丑選張雅等十人入文華堂讀書以學士宋濂為師

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誠於儲養作興
以為他日大用之資吏部之所引是也我

太宗文皇帝祗循

先志永樂甲申選新進士楊相王英王直等為庶吉士并一甲曾
縉等三名共二十九人就文淵閣進學而令學士解
縉教之考校甚嚴故得人為盛

列聖相承一惟

成憲是遵我

宣宗皇帝亦常親為考校評其文藝至正統戊辰始專

命翰林學士等官二員主教習自是

而後或行或罷不一然

天子既不親誠一切付之內閣居內閣者不能人人體

國故選取留用或不能盡出於公而所教或非其道有如

吏部所云積習既久其弊愈滋

聖意謂其市恩立黨是誠有之

命今後不必選留只着一體除用革前之弊酌今之宜可謂

曲黨然

聖諭云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正的吏部訪奏收入翰

林院以備擢用則選任之典未嘗不嚴而於

祖宗崇重之意未嘗不合吏部乃欲於職掌外侍讀

侍講修撰編修檢討俱量增教員教為常額
照各衙門事体遇缺推補編修檢討許於在京
主事給事中御史評事中書舍人行人博士國子
監教官在外推官知縣府州縣學教官及辦事
一年以上進士內侍讀侍講修撰於在京即中員外
郎都左右給事中寺丞寺副太常光祿太僕寺
丞外外同知州通判內推訪奏補臣等稽諸
職掌翰林院官員不係常選任滿黜陟取自
上裁盖用之得不厭其多苟無其人寧缺不補若依吏部
所議者為額遇缺即補則與百司庶職無異

其於

祖宗成法不無有干而於
皇上順重用人之意亦復不合其言近年陞遷太濫講讀
修撰或至十四五員編修檢討或至三四十員查得
節年公會簿內雖有剩員亦不至此及照編修九
年考滿該陞講讀等官檢討該陞修撰今
若將員缺補足則前項官員考滿未免擬陞
添註求省而反益矣其所擬推用之途亦似
太泛講讀之選及於在外同知知州通判等
官編修檢討及於府州縣教官及辦事一年

以上進士蓋欲使翰林之選不出於

上裁不由於

內閣而切歸之吏部任則專矣夫前日之內閣固不能無徇私之人而將來之吏部亦安能保其皆體

國奉公之臣乎切恐開奔競之門滋冒濫之弊或自茲始矣且通判之官舉人監生初選皆可得之而乃於即中都給事中等官同修講讀之選至於庶吉士作養三年尚不得補翰林一官而欲辦事一年以上進士內選補編修

檢討科道部屬之與在外有司固有間矣今欲以御史給事中主事等官推補編修檢討之缺而同知州通判乃選補講讀凡此之類率皆輕重失倫

命下之後勿論大駭切詳各官體

固用之念本出於公而立言敷奏之間或欠斟酌率是而行則清華之地將為冗濫之場恐不可訓於後世也且各官所謂道宜通變法貴有常豪傑之士固不待教而興輔相之儲豈必惟文是事其論似正但豪傑

之士世不多得誠有是人雖通判教官用
之何害至於宰相須用讀書之人未有不
學無術而可任天下之事者也臣等之與各
官皆心乎為

國豈敢好為異同直以

聖明所諭最合通變之宜而該部所覆則非可常之
道豈容隱默不早改正之乎合無着吏部
仰遵

成命侍讀侍講修撰一員編修檢討各添二員着為
定例不必過多其任滿叙遷因功陞授者臨

期取自

上裁不在此限兩京并在外官員果有才行卓異學問
優正者吏部訪奏收入翰林院以備擢用所
舉之人必須衆論協服毋以一己之見徇名誤
舉亦不必拘於定額苟取足數若有才堪經
濟識達古今學可名世行能範俗之人不拘
進士舉人出身不論官職大小據實特舉
越資大用未為不可若舉非其人許科道
官即時糾正至於詹事學士等官必出

聖明簡授非吏部所得推補翰林院官僚大小官員其間

器可大受才宜別用者遇有京堂及在外員
缺吏部量才奏擢論資補用自有見行故事
及近奉

明旨無容別議如此則

舊制既免更張之過

新政亦無紛擾之矣庶乎可以常行而無弊矣

伏惟

聖明裁擇



閣諭錄卷之四

奏議

論私

聖德奏議

臣某謹

題為憫人窮卹人言以私

聖德事臣近者被

召赴京途間聞

朝廷以

內織染局之奏差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疑為陝西之民



極矣方懼寬之未有其道拯之不得其方果有是舉則如見火之烈顧欲從而膏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

德不類也既入京師則聞工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高給事中王科等監察御史陳察王朝用等在陝西則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蓋巡按御史郭登庸吉崇王昇節有論列俱欲停止前項織造取回差去內軍運章累績未聞上回天聰則又隱憂深念以為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今內外之論不約而同事閤地方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

省覽而獨於

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以興

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美不佞也前日臣在閣見發下工部所覆各官奏本大學士費宏石珪賈誅與臣議票當依該部所擬乞

請停止昨日早送下欲仍照前

旨施行臣等相顧駭愕除仍將原票封

進外伏念臣久宦陝西近又自三邊取回生民愁苦之狀戎虜驕橫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驚心抱痛忽聞是舉若默不作一言則

陛下斷自

宸衷引而置之輔導之地將何用哉竊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
巨下之言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郵民固本安內謀外
其最重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彩龍袍皂撤
靴不之類既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
重固有自別矣以緩急言各官極陳地方彫敝錢糧缺乏
憂外患之方殷恐內變之將作其最急者也該局之奏
止恐有誤供應其中緩急亦復不同及查陝西織造非
先朝舊典弘治年間始有之彼時套內無賊腹裏有收間一舉
行民不重困

孝宗皇帝采納人言行旋罷正德年間太監廖彥等以織造之故
剝民膏脂痛苦入骨當事者厚因其利而

天啓

聖衷掃除弊政羣姦伏辜地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
至於何地也今

陛下所遣內官縱使謹厚安靜不蹈前人覆轍而帶去官舍匠
作人等豈皆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生事擾人之
害難保必無切見延綏河套達賊雖大勢過河而伏
歲久住之賊其數尚多不時窺伺侵掠冬寒河凍難

保不復入套寧夏賀蘭山後又多賊營河西亦卜剽賊
衆盤據西海近又渡河在我洮河番境住牧此腹心之
疾也而甘肅四夷之警旦夕難測較之私治年間可憂不
庸數倍平原鳳翔等處盜賊又復肆行劫掠各該
守臣方將調集兵糧以備戰守復恐公私匱竭無以
為謀事勢至此而欲蹈正德年間之弊政以不急之務
坐困奄奄垂盡之民乎誠恐民愈窮而盜愈滋外寇
乘之而入河西洮岷之地將非

國家所有臨鞏平鳳諸郡安能保其晏然無事乎故今
陝西差官織造臣又復思之誠未見其可也及又查得

陝西各府州縣拖欠各

王府祿米并折色不下幾十萬石負欠官軍俸糧至三五
年未支節奉

明旨責限令其補支所司矇目束手無從處給拆東補西僅支
目前不經之費加之此地甚非所宜且織造開局難增
西安而羊絨必取之臨洮蘭州此地凋敝已甚年成薄
收見今銀每錢止糴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更逼之
塞通賊巢非死於溝壑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
書侍郎為

朝廷之股肱科道為

朝廷之耳目而提督巡撫巡按等官又

朝廷簡用以寄一方之命者也今諸臣合辭乞罷情愀
意切彼豈不知通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安哉亦職
業所在利害切身有不容不言者耳仰窺

聖意蓋以

成命已下難於追改差官已久不可復回然因時制宜聖賢明訓
從諫弗咈

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

請而行之維因羣臣之言而罷之則

陛下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上有光於千古下作則於方未

若之何其不可也况該局原奏上言各色羊絨見在款
少不敷供應不言及缺而各官所懇亦欲該衙門將緊
閑該用供應絨服開數行令陝西鎮守官如式織造亦
未嘗敢議停止若依其所言

上用既不有誤下人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規規於該局先入
之言以拂中外之公論哉且

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之常必不可缺惟正之供何足為過但羊
絨初本庶民賤者之服非

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姦巧之徒造為織金粧
花之麗五彩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費至百餘金一

足價可十餘兩在先王當置諸淫巧之科在今日當
申嚴侈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

聖明亦偶未之思耳不然則

陛下嗣位以來勤恤民隱寬徵之令無歲不降

軫念邊方內帑之銀不時給發不以玩好奪心志不作無益害有益仁聲
善政莫罄名言何獨於此事執之甚堅豈非視之輕而不
覺其為害之重若是乎伏望

陛下慎守儉德以廣郵民之仁博納讜言以成從諫之美乞早降
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回取一應該織羊絨袍服等件交付陝西
鎮守太監姜宏巡撫都御史王璽等督同三司官員

如式織造陸續

進用惟復照依部所擬今太監梁玉先將急缺

上用龍袍攢造完備定限回京其餘可從緩者與見織未完
者俱交付鎮巡等官織

進一應錢糧寧取諸官帑無派於軍民若是年歲荒歉或屬
情緊急即便具

奏停止待年成有收地方無事之日舉行如此庶使民心不搖邦
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徵邊儲防禦外寇地方可
保無虞矣

上報曰覽卿奏足見忠愛昨已有旨着差去織造官安靜行

事不得擾害地方該部知道欽此

論明典章奏議

臣某謹

題為明典章以正

國體事近該禮部尚書席書奏為請乞改正無官以存代典章事內開我

國家于內閣大學士凡加少師必兼太子太師凡加少傅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凡加少保必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今楊清加少師例該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今仍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事體未見有如此者臣

未見其全文祇此數言知本官典章之未明而發言之太易也仰惟我

太宗皇帝初設內閣簡文學之臣解縉等七人居之以備

顧問職論思官惟學士為首餘皆講讀修撰編修等官而黃淮以中書舍人亦與焉後楊士奇等歷事

三朝累進官三孤楊士奇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溥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稱三楊功業並顯固未嘗兼

青宮師保之官其以三孤兼宮傅至景泰年間方有之

英廟委任李賢得時行道止是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後

乃加太子少保

憲廟登極加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成化中年以後內閣之官始漸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等官而事業無聞焉席書所謂典章不知何據况

人君之御下在聽其言不在加其秩人臣之遇

主在行其志不在榮其身君使言聽志行官雖不加而其榮已多倘或事與心違官秩愈崇而責辱愈甚如臣不肖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位望已尊

陛下更加以少師又帶宮傳舊街乃文臣之極懼避未諧方切愧懼書安得為此言且凡兼官大可兼小先年有以吏部侍

郎兼詹事府丞者有以太常卿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者蓋以尊官為主其兼職不限崇卑若少師兼太子太傅品級相同惟

上所命書乃謂費宏欲擠臣于後而為之且費宏供事內閣已久其遷少師兼太子太師又將一年臣以聞外被

召方未縱使官職盡同亦當叙出其下使臣躡居宏上臣心何安惟有決去而已書雖若為臣其實不知臣也書之學識才猷臣素嘗稱許其敷歷中外所在有聲官至侍郎尚書之位循資可得近者據經傳贊成

大禮以廣

聖明因心之孝其功獨多

陛下超遷寵遇之良不為過奈其性氣直率任情自遂凡有所見輒欲形諸奏牘不盡其說不止坐是多招口語且以臣之衰殘本不足用終老山林實其素志近承

恩命乃出於

聖心之簡記一時人言有未諧者要之公論自在而書亦復屢以為言其推笑愚臣為過譽指摘他人為過毀雖其意有所激心匪阿私終夫大臣渾厚之體臣實為書不取也自古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庶僚故我

先朝內閣之臣遷除皆從

手勅中降其間多係內閣揭帖疏名上

請簡用成化以前皆然往往

命下而人未及知正合古者命相之意至弘治年內閣缺員大學士

徐溥等回其時需次當用之人頗多不能自決乃奏

請下吏部會官推舉五六人

孝宗皇帝簡用李東陽謝遷時弭得人會推實自茲始因時缺
莫有不得不然耳至於師保之加

殿學之無恙出

淵衷內閣不敢專吏部不得與而書為禮部乃輕有議擬且欲乞

勅吏部將臣無官改正此豈吏部事耶臣故謂其典章之未明而
發言之大易也伏願

皇上導

祖宗之舊典攬威福之大權不為浮言有所眩惑乃乞戒諭席書勉
供宗伯常職以治神人和上下修三禮賓四夷若是則卓
然為一代多名臣可也不必違衆立異出位輕言以傷治體
以招物議臣跡涉嫌疑不容隱默緣係明典章以正

國體事理未敢擅便題奉

聖旨這事已有旨了卿不必引嫌深辨該部知道

陳今日切要五事奏議

臣某謹

題為獻愚忠以答

聖眷事伏念臣章句孱儒蒲柳弱質遭際

盛時久塵任籍既廢而與任每無手文武求進而進位乃躡手台衡
頃當近侍干紀之時獲遂山林優老之願駑駘久病豈有
立息於騰驥朽木不雕分宜供於芥爨恭遇

新皇御極圖任舊臣改授今官俾總邊鎮伏讀

制詞屢有寬朕西顧之憂之

諭夫

主憂臣辱安敢避難用是扶疾以起千里遐征誠願以其力之

所能為者圖報

聖恩於萬一也通者遠蒙

召還內閣之

命屢疏悃誠未荷

俞允進退維谷不知所為仰惟

陛下應運挺生代

天化育日新庶政而柄機獨操器使群材而權度在已虞舜之好

問好察知何加焉大禹之克儉克勤德斯懋矣

嗣位以來五年于茲敬

天法

祖愛民勤政日有孳孳不自暇逸而求治之心徒切至治之效未弘

臣竊觀正德年間乾綱下移權姦竊柄始則劉瑾中而

錢寧後乃姜彬海內蕭然幾成大亂

陛下起而振之政務歸於

內閣裁斷出於

宸衷近臣非惟不能與方亦且不敢與聞是宜

天人協應海嶽劾靈柰何近歲日蝕地震旱乾水溢之火層出疊見

至於物異人妖有近代之所罕聞者

聖德清明豈宜有此皆臣下奉職不効之過也臣年老久衰非但

乞骸且將就木既不能仰承

聖眷任事供職若終無一言以去則上負

恩私下于物議其罪莫可贖矣謹以今日至切至要者疏為五
事為

陛下陳之倘蒙

留神覽觀

俯賜施行於治道不為無補臣雖屏伏田野與世長辭復何憾哉
然時其大要耳君夫

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未阜康有任官之誠而事多苟簡兵政密
美而夷狄不免於侵凌法令彰矣而姦頑未見其懲艾
其他弊政尚多臣昏眊之餘不能盡述

陛下責公卿之所有事責其至諫使得盡言必有陳其顛末以俟
采擇者臣不勝拳拳愛

君體

國之至

計開

一曰

聖學臣惟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原也然方寸之微而衆欲攻之苟無
詩書理義以維持之百凡聲色貨利狗馬奇珍之物遊
觀畋獵騎射俳優之技與凡異端邪術之流投間抵隙
皆足以動搖吾心而詭譎面諛之人又從而內訌之日積

月累幾何不蕩然而陷溺於物欲之中乎既為物欲之所溺則於天下安能真知是非得失之所在務決而必行之哉此講學所以為

人君圖治之第一義也臣竊惟

陛下在藩邸時

恭穆獻皇帝專教之讀書令紀善伴讀等官誦說經史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一切檢人俱不在側故

幽潛之德孚於上下恭默之化洽於臣民

嗣位之初選擇儒臣

日侍講讀又聞

命內閣取尚書以俗訖訓釋且為韻語以便諷誦至於無逸洪範等篇尤加妍究書史之外凡百玩好悉無所用天下之人皆謂仲虺稱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周旦稱文王不敢盪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陛下盛德何以加諸是雖

天性高明而

獻皇帝之善教有足徵矣臣愚竊謂

帝王之學與書生異不必求諸文詞之幽深不徒事章句之尋摘要在繼其功得其要而已

廷筵有定期然儀衛森嚴勢分隔越恐講官不得効其忠

日講乃常典然往年或廢於寒暑或阻於風雨所謂一暴十
寒之弊或不能免焉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
乃來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時敏者謂
勉於學如有所不及也所謂緝熙繼續光明無以間斷
也臣昔官京

師每見舊時講官其進講也多摘取書中好語稍
有嫌忌者即不以講且其所講不過隨文釋義不能
推廣言外之義以開

聖聰又或於講終獻諛佞語以驕

上心臣知今日必不為此伏願

經筵之餘

退朝之後

文華殿

命官進講仍乞降之

霽色接以

溫言令其從容開說不許嫌忌其講經也務發明身心義理之
大要其講史也務推演興亡治亂之大原所謂必求諸
道于焉能自得師因而推及今日之政事某事有合
乎古某事當用于今某事善可為法某事惡可當
戒